

人生蠡测

► 吴景超

人生有什么意义？

这个问题，要算最难解决的。古往今来，不知有多少人，对于这个问题，发表意见了，但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。我们这种二十几岁左右的青年学识浅薄，经验欠缺，原不该对于这个问题，论列是非。不过假如抛开不讲，那么我们每天的行为，似乎无所依据。我们从早忙到晚，熙熙攘攘，所为何来？今天这样忙，明天那样忙，从年青忙到老死，为的是什么？我想凡肯思想的人，这种问题，自然会到脑子里来，想排除也排除不了。不得一个解决，心地总不安宁。我今天所说的，就是想把个人思虑所得，拿来与大家讨论。

从来谈人生观的，可分为肯定与否定二种。否定人生的学说，不知有多少种。他们共同的论点是：人生无意识，虚空无聊……我对于这些否定人生的学说，实在有点莫名其妙。人在未生之前，生与不生，诚然不能自己作主。但既生之后，生与不生，是可以自主的。假如我们觉得人生无意识，确信人生无意，为什么不立刻自杀？自杀不比过无意识的生活强么？既然觉得人生无意识，又还留恋地活着，是我所大惑不解的。

解的。

所以我于讨论人生问题之前，我愿声明我是一个肯定人生者。我以为人既生在世上，只有两条路可走。不是消极的自杀，便是生活。假如觉得世界无味还要偷生，那是件大矛盾，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勾当。所以我对于否定人生的学说，不愿多言。

但肯定人生的学说，也有许多不彻底的，无充足理由的。我们姑举数：

名誉观念 抱这种观念的，以“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”为一切行为之动机。他们“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”。有这种思想的人，自然不能菲薄，但是执著太甚，一朝失意，就会流于厌世，陷于悲观。古今多少名场失意中人，起初都是轰轰烈烈，想替国家社会，做一番事业，以留名青史，垂誉万世。但经几番挫折，有志莫达，便会心灰意冷。所以这种人生观，基础是不稳固的。而且这种学说，也不足为训。世间固有许多人，可以为名而活动；但也有许多人，视名誉如敝屣。

陶渊明说：“吁嗟身后名，于我若浮烟”。又说：“去去百年外，身名同翳如。”

像陶渊明这类的人，世上很



吴景超（1901年3月5日—1968年5月7日），安徽歙县人，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。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，1923年赴美留学，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、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，并获得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；1928年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兼系主任；1931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，并开展城市经济调查；1952年后长期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。

吴景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研究都市社会学最主要代表人物，与闻一多、罗隆基一同被誉为“清华三才子”。他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，贡献了独特的理论思考。

多。若拿名去动他的心是不行的。于是名誉观念的伎俩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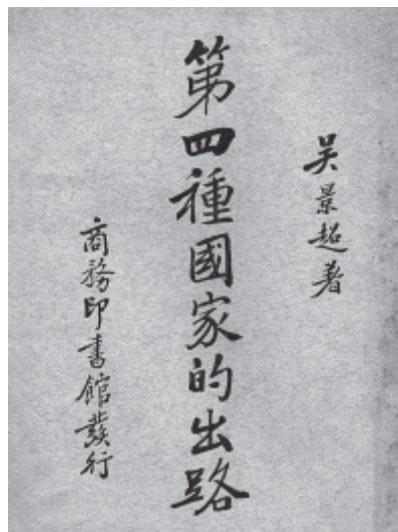
物质主义 抱这种主义的，以坐汽车，吃大餐，住洋房，为一切行为之动机。他们羡慕这种生活，因而想法去获得这种生活。傅斯年君在他的《人生问题发端》里，极力攻击这种生活，他说：“……现在中国一般的人，只会吃，只会穿，只要吃好的，只要穿好的，只要住好的，只知求快乐，只知纵淫

欲……离开物质的东西，一点也觉不着什么精神上的修养，奋发，苦痛，快乐，希望……永不会想到；这样不仅卑下不堪，简直可以说蠢得和猪狗一样。”我觉得傅君这种政击，是极对的。过分的物质生活不足取，不独因为遗祸社会，也因他本身就乏趣味。世间有几个大富翁，心境是快乐的？人生的有味，不单在物质上的享乐，假如以追求物质上的舒服为人生的目的，那也太浅陋了。

有神论 主张有神论的有两种人。一种是愚夫愚妇，凡无智识的道教徒，佛教徒，耶教徒，都归于此类。他们信仰的对象虽然不同，但其无理论上之根据则一。他们迷信灵魂不灭，死后善者上天堂，恶者入地狱。凭着这一点信仰，他们可以去行善。但这种信仰在今日的青年学子中，已完全失其根据，不足范围人心，所以可以不必细论。

另外还有主张有神论的，是智识阶级中人。他们相信世间有一全善的上帝，他是有意志的。他们用种种论证，说明上帝和他的意志之存在。有这位上帝做靠山，他们立时觉得勇气百倍。他们觉得人生不是无意识的，是朝一固定目的而前进的。现在的世界，虽然有令人不满之处，但将来天国一定降临，全能的上帝，要来做我们的主。

这类的话，说的人固然津津乐道，但我听起来，总觉得有点



神秘。我有许多信奉耶教会的朋友。和他们谈论宗教，我总要问他们上帝是怎样解。有的人爽爽快快地回答我，说是不可解释，只可体会的。有的人努力想解给我听，但我总是越听越迷惑。在我听到的那些上帝的解释，没有一条不可以反驳的，显见他们信仰的，并不十分坚固。至于上帝的意志，更是一样不可捉摸的东西。我们根据进化论，固然可以证明地球和人类的存在，并非出自上帝的创造，乃是适逢其会，自然进化的；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进化论，证明人类将来的命运，并不如宗教家所臆测的那样好听。威尔斯在他的《世界史纲》第一章就说：“现在的太阳，虽然还是那样热烈，但比以前已经冷得多了，旋转起来，也比从前慢得多，而且以后一天将比一天冷，一天将比一天慢。地球旋转的速度，也天天慢起来，现在的日子，

比以前长得多了，而且地心的热也慢慢地减退了。”照这样说法，太阳将有一日，不能发光与热；地球将有一日，变得和冷静的月亮一样，生物一个也没有了。难道这便是上帝的意志吗？信宗教的，如不能证明进化论这种说法是错的，便不宜说上帝意志。总之，这种有神论的主张，以前很能作人家行为的动力，在现在这种科学昌明的时代，威严已经扫地了。

在批评三种人生观之后，我要提出一种比较圆满的人生观来。

我们于讨论人生观之前，先要承认下列几种事实。

第一，人类有若干本能 (Instincts) 是生而就有的。本能的冲动，是人生一切活动的根源。本能的满足，便是快乐的获得。譬如婚姻一事，差不多人都要为此去活动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人生而有“性的本能”，所以一到少年时代，性的本能冲动的时候，君子便寤寐以求淑女，

“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”，淑女也积虑思见君子，“未见君子，忧心忡忡”。所以婚姻一事，并不是因为习俗如此我才如此，或父母之命如此，我不得不如此；乃是人人生来有此种本能，不得不去要求满足。满足了便是快乐，诗经《关雎》《草虫》二章，表现此种心理最佳。

上面所说，乃是显而易见的。此外人类有些活动，初视好像与那种本能，都无关系，但仔细分

析，就可发现他是有一种或多种的本能作根据的。譬如年终考试，大家为什么用功预备，希望不致落第？周太玄所作之《初秋的巴黎》一文，有一段解释这个道理：“……他们心中怕，怕的若是不能考过，失掉了他们的时光，阻止他们的愿望；辜负了父母家庭的朋友的关心；更无以对那在暗中替他努力的心爱的人……”

第二，人是社会的一份子。人与社会的关系，确和有机体与其细胞的关系一样。有机体中的细胞，如一部分损伤，他部也受影响。社会中的人类，也是如此。自工业革命之后，交通便利，人与人的关系，更加密切。欧洲人的行动，影响到亚洲人，亚洲人的行动，影响到美洲人。洲与洲之间，关系如此：国与国，省与省，县与县，这个都市与那个都市，这个村庄与那个村庄，这个人与那个人，其关系之较为密切，更不必说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能了然于个人的快乐，个人的幸福，要看社会全体的快乐与幸福为进退。富人不要梦想关起门来，享自己的清福。世间如有盗匪，那种福利的根基，是不稳的。住在洋房里的人，不要以为此地清洁，病魔不会来扰。世间如有肮脏的地方，算不定哪一天就会起瘟疫，连住在洋房里的人也一同死去。人和社会的关系，的确是这个样子。有福大家享，有祸大家尝。

所以谈人生观，不能不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弄清楚。否则闭门造车，出门未见合轨呢。

第三，人类战胜环境的能力，是应当重视的。环境有天然的，有人为的。但都可以用人类的能力来克服他，变移他。以前交通不便的时候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现在有火车，有轮船，世界有哪块地方不是人所能到的？从前人以畜牧为生，方百里之地养不活多少人。现在工业农业发达了，方丈之地，还有人依之为命的。诸如此类的，不是人类战胜天然环境的成绩么？以前君主专制的时候，人民的自由，毫无保障。皇帝要一个人死，谁敢不死？现在有几个国家还保存皇帝？人民的自由，生命，不依法律，谁能剥夺？以前奴隶替主人工作，一天忙到晚，只获得两块面包，一杯冷水。现在的工人，正在要求工业自治，生产工具公有。诸如此类的事，不是人类战胜人为环境的成绩么？所以人的本事实在不小。世间没有挡得住人的阻碍。只要人肯努力，没有打消不了的。世间也没有实现不了的合理的希望。只要人肯努力，总有一天达到。这是进化论给我们的新教训、新力量。

根据上列的三种事实，我们可以建设我们的人生观。

我们知道人有若干本能，满足本能的要求，便是快乐。人生的乐趣，便是满足种种本能，充

实自己的生活。

但人类是社会的一分子，社会如是衰颓腐败，个人的快乐，就会丧失。所以真能求快乐的人，没有不注重社会事业的。他一方面固然设法使自己的生活丰富，一方面也顾到社会上他人的生活。他要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，和谐地在社会中满足。

欲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和谐的在社会中满足，势不得不改造环境。由过去人类的经验看来，这件事是可能的，只要我们努力。

简单说来。人生的意义就是：尽一己的能力，改造环境，使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和谐的在社会中满足。

人生观与人格的关系，非常密切。有一种什么人生观，就会表现出一种什么人格。圣贤与盗贼不同之点，无非是一个人生观。所以我希望我敬爱的同学，现在还没有人生观的，要确定他们的人生观。我们的同学将来的结合，并不靠别的，只靠一个相同的人生观。假如人生观相同，学工程的和学文学的，有携手的机会，因为他们用力的田地虽然不同，却是向着同一的归宿。假如人生观不同，那么学的东西，即使一样，将来也还是分道扬镳，各行其志。所以定人生观，是人生一件大事。希望同学们对于这件大事，不要轻轻放过。

【原文刊载于1923年《清华周刊》268期，本刊略有改编】